

他是绿叶，亦是红花

曲水



香港著名演员吴孟达先生的去世，引来了网络和媒体上一片哀悼之声。连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央媒也纷纷发表评论，向这位爱国艺人表达敬意。吴孟达从艺四十八年，从未出演过男一号，但他用自己的才华与艺术，用一个个“绿叶”的角色，将自己演成了观众心目中的“红花”。

影视剧中的配角千千万万。然而似乎很少有人，能像吴孟达这样，受到大众、媒体如此广泛的赞誉。如果将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量，说明在当下这个“娱乐时代”中，尽管有大多诸如“颜值即正义”“流量即财富”的观念，但真正具备艺术鉴别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观众，最看重的依然是一个专业演员在职业生涯中展现出来的人品与演技。

吴孟达先生并非完人，他在少年成名后有过一段荒唐堕落时光，甚至还因此背上了巨额债务。好在他迷途知返，再度崛起。此后，他异常珍惜自己的演戏机会，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对角色专注认真。比如在拍摄《新扎师兄》时，他将只有两页纸的台词，念了不下两百遍。他觉得自己必须演出剧中那位警察“我嘴上在骂你，眼神却

在疼你”的感觉。而待他拍摄《流浪地球》，身体已大不如前。可即便体力不支，他也绝不使用替身——坚持自己的戏自己来完成。就这样，时年六十六岁的吴孟达穿着沉重的机甲服装，带着空气稀薄的面罩，吊着威压，整个人在摄像机前悬空而挂，直上直下……凡此种种，若和那些徒有颜值的“当红明星”相比，艺品高下，不啻霄壤。吴孟达先生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。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与周星驰合作的《逃学威龙》《九品芝麻官》《武状元苏乞儿》《少林足球》等作品——它们几乎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观众们青春时代共同的银幕记忆。作为一个配角，他从不喧宾夺主，而是始终服务于主角，努力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。说实话，太多的配角演员在观众那里，不过是过眼烟云。偏偏吴孟达的角色被大家牢牢记住了。那是一张似乎从来不曾年轻过的老脸，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，那么搞笑，那么具有辨识度。缘何如此呢，我想主要还是演技吧！不瘟不火，举重若轻，一种恰到好处分寸，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水准。

所以，吴孟达才被誉为“金牌配角”，其表演也可说是自成一格。他饰演的小人物亦正亦邪，亦庄亦谐。人物虽微不足道，但总会溢出一份天然自在的喜悦感。尤其是他和周星驰联袂演出的那些影片，里面其实有不少略显粗鄙的热闹场景。这些场景，我在少年时代看，是捧腹不止，而长大后，回头

再看，才发现：小人物的嬉笑背后隐藏着不尽的悲伤。如果说这些电影带给我们了什么，大概就是一种小人物的平常心吧！只有当你真正接受自己作为小人物的命运时，你才笑得出来。因为你已省悟：小人物也可以活得通透，活得安心，活得独特。在电影《少林足球》中，吴孟达饰演了一个因为踢假球而被打断腿，并且名誉扫地的小人物：“黄金右脚”明锋。这个人物自从潦倒以后，就被别人像狗一样对待。可他的脸上总有笑容，那笑容太复杂了，似苦笑又似嘲笑，似笑人又似笑己，实际却在笑这世道与命运。大概只有在百味人生品尝过酸甜苦辣的观众才会被这样一种无奈、沧桑、深邃的笑深深打动！然而，当明锋看见有人踢球，他浑浊的眼眸瞬间闪现了光芒。他藏不住对足球的热爱，也藏不住心底残存的希望。可见，吴孟达先生的喜剧，一旦你往里看，是能看出悲情的。我思考过，为什么明锋这个角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因为他最后是通过协助别人实现梦想而让自己的梦想得到了延伸。吴孟达作为一片衬托“红花”的“绿叶”，又何尝不是通过成全主角，来成全他自己的呢？

人不负艺，艺亦不负人。曾有记者在采访吴孟达时，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您演配角的秘诀是什么？”他回答：“每个角色我都当主角来演。”这就是他的敬业心。当然，敬业之心，不仅演员这个行业需要，从事任何一份职业，都需要！

意到笔随 天机静趣

——萧瑟山水画浅析

方向前



齐白石在《题萧谦中山水》中曰：“秋风上树微微见，山色入云渐渐无。我已买山同此意，此中只少听书狐。”诗中充分肯定了萧瑟山水画的独特意境与艺术成就。潘恩源在《旧都杂咏》亦有诗云：“绍末江湖还落落，芝田山泽更迢迢，琉璃厂肆成年见，满地云烟有‘二萧’。”在人才济济的民国画坛，“二萧”的影响力可谓不小。

然而，在如今的艺术品市场中，昔日“红人”“二萧一胡”均遭冷遇，这一方面反映市场普遍存在在追热点、跟风、热炒等现象，另一方面表明，市场热点过分集中在一流大师身上，对萧谦中这样在画史中有一定影响的二流画家，尚未挖掘出他们的真实价值。当然，我们冷静反思这种现象会发现，“萧谦中们”的处境也从某个角度暴露出他们艺术中的一些弱点。不过，从收藏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未被发掘、已被美术史定位的实力派画家恰恰是价值的洼地。

在我看来，萧瑟的绘画至少有四处可圈可点，一是传统功夫深厚，二是其画有较明显的个人面目。

据有关专家研究，萧瑟临摹学习过的历代画家至少有24人，其中元、清两代画家15人。从萧瑟山水画法及风格考察，影响他绘画最大的是王蒙、梅清、龚贤、石涛等。在民国画坛，传统功夫扎实的画家大有人在，萧瑟能独立于当时画坛，既在于他取法之广，更在于他能吸收各家之法，形成了自己的笔墨特点。

萧瑟早期山水画，“四王”面貌较明显。他年轻时师从姜筠，而姜筠则师法王翬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萧谦中国画集》之《苇湾消夏图》，是他的早期代表作。此作用笔细腻，画面淡雅，疏朗有致，一派王翬之风。萧瑟早年“四王”式山水与其师姜筠相比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格调上要高出许多。姜筠山水尽管画工精深，构图繁复，但只能说仅得王翬山水之形，气息韵味相差甚远。

民国画坛，倡导正统画风，论“笔墨纯正，气息古雅”，萧瑟在众画家中，当被推至第一，连齐白石都羡慕道：“我羨长安老萧萧。”要知道齐白石在当时属不入流画家，他的画法在正统派看来属于野路子，不受待见。至于他后来何以能进入一流大师行列，原因众多，暂且不表。

“彩萧”“赭萧”“白萧”“黑萧”，是人们对萧瑟山水画不同风格的别称。依笔者个人审美及喜好看，萧瑟的黑白山水更具艺术和收藏价值。另外，他的部分设色山水及小册页，艺术价值也较高，值得重视。

《观潮图》为画家晚年佳构，作品以淡青设色，黑白、轻重对比明显，虚实相生，构图缜密。与画家另一些满构图不同，此画满而不堵，自有一股空灵、通透之气。《观潮图》由山、水、人构成，画面大部分是水，占据了画的上部；画的右下是山坡、树林以及观潮的



萧瑟的《湖山逸兴图》
(方向前供图)

子，不受待见。至于他后来何以能进入一流大师行列，原因众多，暂且不表。

“彩萧”“赭萧”“白萧”“黑萧”，是人们对萧瑟山水画不同风格的别称。依笔者个人审美及喜好看，萧瑟的黑白山水更具艺术和收藏价值。另外，他的部分设色山水及小册页，艺术价值也较高，值得重视。

《观潮图》为画家晚年佳构，作品以淡青设色，黑白、轻重对比明显，虚实相生，构图缜密。与画家另一些满构图不同，此画满而不堵，自有一股空灵、通透之气。《观潮图》由山、水、人构成，画面大部分是水，占据了画的上部；画的右下是山坡、树林以及观潮的

人群。作者又在画的左上角画了一处山石，在汹涌潮水的扑打下显得险峻且稳重。历代画家画水有渲染、留白、勾勒三法。宋之前，水法多以线勾勒，元以后，水的画法逐渐丰富，出现留白、渲染等，既抒情又写意，手法多样。《观潮图》画水以勾勒为主，辅以渲染及留白，潮水汹涌起伏，富有气势与变化。整件作品对山石、树木、人的描写，借鉴了石涛画法，而对潮水的描写则有萧瑟自己独特的韵致，烟雨茫茫，水天一色。

“繁密”是萧瑟山水的一个特征。萧瑟的不少满构图山水，笔墨稠密厚重，少了些许文人山水画的空灵，与元王蒙的山水相比，气格及笔墨均存在一定差距，这也是萧瑟不能成为一流大师的一个原因吧。王蒙山水亦以繁密见长，但他的笔墨表达更为细腻，重峦叠嶂，层次分明，笔法轻灵，墨色透彻，画面清新，作品灵透中蕴含郁茂、苍茫之气。萧瑟山水虽集众家之法，在我看来，似乎少了些萧瑟山水的气韵、王蒙山水的灵气，离浙江、石涛的高高超逸之境也有一定距离。

关于山水画的繁与简问题，萧瑟自己也很清楚，他曾几次提到过山水画的构图：“简繁均可，总以萧疏为佳”“疏而不散漫，则萧疏之趣乃得”。萧瑟早期学王翬，在晚年作品《四季山水》题跋中却对王翬画法中的“繁”发表了如此看法：“石谷子拟石丞《雪图》，严整工致，叹未曾有，及见石涛师笔挥洒，更见神妙，转觉王氏刻画太过，此系那那学步也。”由此可见，萧瑟中晚年山水画中的“繁密”，是画家内心追求的一种别样山水，也是画家对山水审美的一种真实表达。

在萧瑟不同风格的山水作品中，也有一些构图相对较疏朗、画面通透的佳作，《湖山逸兴图》即是一例。此作完成于1941年秋，与萧瑟大部分山水画一样，作品描绘的是高士畅游山水、超脱世俗之逸兴。此作笔墨多取黄公望、石涛之法，厚重中有散逸感，以淡青、赭黄设色，构图布景上呈S形走向，由近景、中景、远景三部分组成。萧瑟山水画的远景画法与众不同，一般画家远景多用淡色，物象描写采用虚法，而萧氏近、中、远景设色及画法几乎一致，让人感觉到远景就在眼前，远处之景物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《湖山逸兴图》中的景物除溪、山、石外，吸睛之物是松、柳、树、竹、茅屋及置身于山中之人物。对于景物的描写，萧瑟在他的《萧谦中课徒画稿》中提到：“大树宜曲笔，小树宜直笔，曲笔宜寒林，直笔宜梅杏”“自来画柳者，非失之犷，即失之纤细，犷难得柳之神，纤细难免笔弱矣。余写柳，取势为主”“小竹难于疏，疏则不易贯气也，当由密而疏”。对于画人物，萧瑟的看法是：“山水中写人物，寥寥数笔，以得神为上，用笔须中锋，不可模糊凌乱。”《湖山逸兴图》中的两个人物，一人倚窗，一人游船，互相凝视，想必在这种环境中，人最放松逸兴，画作中的高士或许就是萧瑟自己。



晚清民国宁海根雕（应敏明供图）

“柴株人”李云波

应敏明

宁海有条老街，叫水角凌。水角凌南北走向，窄且长，非常热闹，棉花铺、铜匠铺、小吃铺、剃头铺、补鞋铺、裁缝铺……五花八门。老街中段，一个叫花桥头的地方，住着一户人家，男主人会拉二胡，室内挂了几幅老画，梁上有一只叫声婉转的画眉，老宅弥漫着一股闲适的生活气息。我偶尔会去那儿坐坐，闲聊中听人说起，此处是晚清民国宁海柴株人李云波的老宅，拉二胡的是他的后人。

说起来蛮有意思，宁海人管树根叫柴株，老底子柴株都是用来烧火的，把柴株做成根雕的艺人，叫柴株人。宁海根雕历史悠久，可追溯至宋元，光绪《宁海县志》中就有“古来有人以树艺为生”的记载。晚清至民国，宁海的根雕又兴盛一时，当时宁海有柴株人作坊十八家，从业者近百人，他们各显才艺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赋予柴株以新的生命。当时，宁海著名的根艺家有李云波、华仁寿、华祥寿等，其中，李云波为杰出代表。

李云波（1892—1963），又名

士林，家族四代从事根艺，他自小聪慧，颇有艺术天赋。十一岁跟随父亲学艺，学成后，由于技艺出色，出任宁海平民讲习所讲师，教授雕刻，其间又开根雕店谋生。1928年，李云波根雕《铁拐李》获西湖博览会甲等奖；1935年，其根雕作品获浙江省特产展览会特等奖、浙赣特产品展览会甲等奖、全国手工艺品甲等奖。抗战期间，李云波曾赴甬、沪任雕刻店技师，名噪一时。1950年，李云波进上海群联文教模型厂设计模型，参与布置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李云波被国家授予“老艺人”称号，如今他的代表作《铁拐李》《乌龟》等，收藏在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。

关于李云波，有个蛮有趣的小故事。一次李云波去乡下走亲戚，亲戚看他到来忙着开火做饭。正当亲戚要把一只柴株用斧头劈开来烧火时，被李云波一把夺下，因为李云波一眼发现此柴株是块雕刻好料。李云波吃过后，把柴株带回作坊，稍事雕琢之后，一件罗汉戏金蟾的根雕艺术品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。此后这件《罗汉戏金蟾》还在华东地区工艺美术展上获奖。类似关于李云波根雕的传说，坊间还有很多。

李云波的根雕贵在妙趣天成，有个人面目。他取材提倡用枯根朽木和柴火料，不随意砍掘生长好的树木根，破坏生态。当年宁海西门杏树脚市集常有

人担柴来卖，李云波每市必去，在柴木中挑选根坯。因为收购价比别入高，卖柴人都很感激他。李云波的雕刻主张“不雕似雕”，追求顺势而为。他的作品题材广泛，人物、动物、花鸟、家具无所不包，尤其是根雕人物，喜怒哀乐，形神毕肖。当年李云波的很多根雕还出口到东南亚乃至欧洲。

当年东南亚叫做南洋，有个叫顾鸿章的宁海人跑南洋做生意。顾鸿章和李云波是邻居，也住在水角凌。顾鸿章涉洋过海去南洋做生意。顾鸿章头脑灵活，诚信经营，赚了很多钱。他还是个反清义士，与于右任、黎元洪等国民党元老均有交情。发迹后，顾鸿章在老舍路南大街（今解放路）建起县城里首屈一指的花园洋房，有荷花池，有飞檐翘角的凉亭，建筑中西合璧。民国十三年花园洋房落成时，于右任亲题“顾宅”二字，黎元洪则题赠了匾额。顾家后来家道中落，今解放路地块拆迁时，顾宅被政府收购，作为文物保存了下来，这也算一件幸事。

我很早就关注宁海明清时期的根雕作品，前前后后收藏了十几件，但始终无缘李云波之作。有一年，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去印度尼西亚旅游，在当地一家古玩店看见一件根雕，竟意外发现根雕背后烙有李云波的钢印。朋友大喜过望，赶紧打电话给我，我当然非常欣喜，忙让他代为买下。这件根雕为一寿翁，高30厘米，髹木，髹以大漆，包浆锃亮。寿翁手捧仙桃站在树桩上，衣袖飘逸，神态慈祥。根雕背面有四字钢印：李云波印。想必这件根雕应该是民国时顾鸿章出口到南洋的李云波作品之一。

“三分人工，七分天定”，李云波根雕讲究天人合一，很好地践行了庄子“既雕既琢，复归于朴”的哲学思想。



李云波根雕作品《寿翁》

佳作欣赏



三溪浦的早晨

邱文雄/摄 海客/文

只是过客
千百世的回眸
又有谁懂你恬淡虚无的情事

贪半日闲
卸下红尘牵绊
折一苇渡心安彼岸
人间挚爱是清欢

每年深秋，三溪浦里的水杉林是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地。这组作品没有用大场景去呈现，而是用长焦拍摄局部去体现水杉林清静冲淡的气息。深秋的早晨，晨雾弥漫，阳光透过树林，若隐若现，像一幅幅水墨画，极具世外桃源意韵。照片后期作了底饱和度和对比度的处理，使画面更加柔和、充满禅意。

（作品入选“鄞州杯”第九届“美丽中国”全国风光摄影艺术大展）